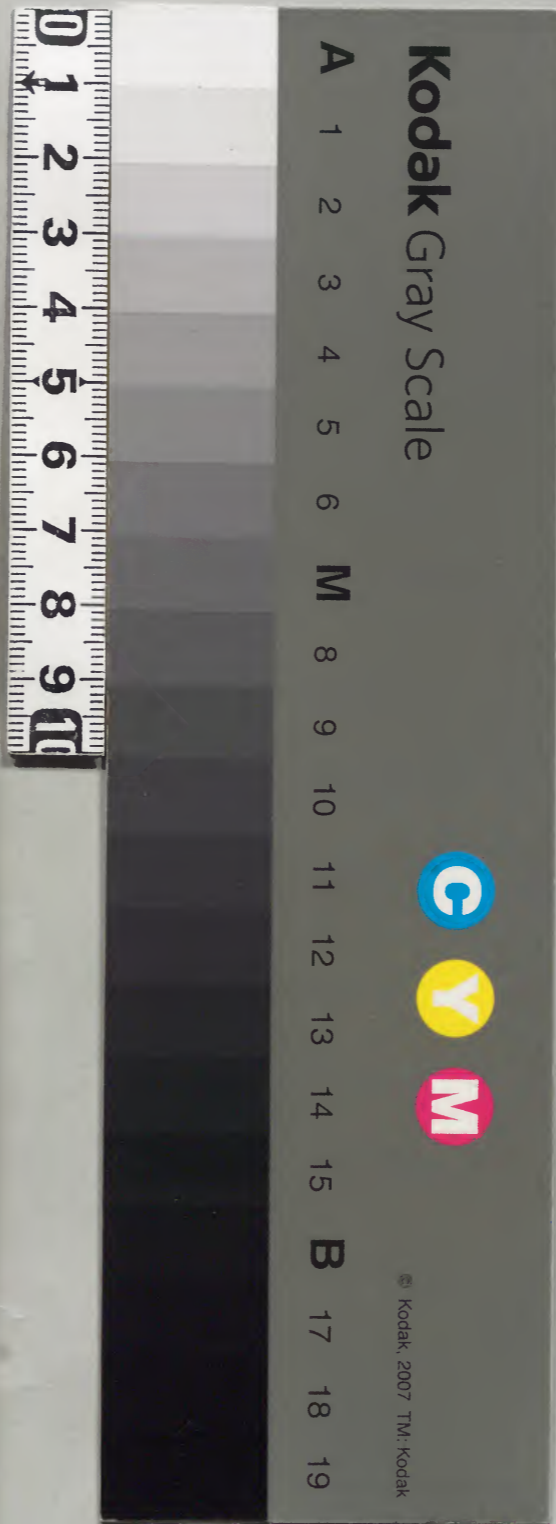


儒宗理要

張子四之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73
冊數	10 (3)
函號	29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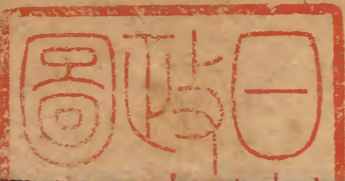
張子卷四

淺草文庫

後裔西山能鱗纂輯

經學理窟上

周禮



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蓋人屈抑無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蓋山僻罕及多為強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呪詛於神其間又有偶遭禍者遂指以為果得伸於神如戰國諸侯盟詛亦為上無王法今山中凡人凡有疾者專使巫者視之且十人

需宗理要張子

卷四

理窟

間有五入自安。此皆爲神之力。如周禮言十失四已爲下鑿。則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則盟詛決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禮。詩云。侯詛侯呪。靡屆靡究。不與民究極。則必至於詛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王者。死。軍人犯逆。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刑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徃徃輕視其死。使之刑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

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其先必曰。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謂死。雖奴隸竊聞。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爲。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間。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畏死。亦爲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闕。故市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爲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可買時。官則出而賣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

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咎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据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借如大臣有据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基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爲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旣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十里者。百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廛而不征。廛者。猶今之地基錢也。蓋貯物之地。官必取錢。不征者。不稅歛之也。法而不廛。法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廛與不

廛亦觀臨時如何。逐末者多，則廛所以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廛也。

既使爲采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所食必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之義。其貢亦有常限。食采之餘，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必大殷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榮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爲至難。復以天子之威而歛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者世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蓋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碁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功，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

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爲天下者，奚爲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爲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須有仁心，又更强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孝文雖有仁心，然所施者淺近，但能省刑罰，薄稅歛，不慘酷而已。自孟軻而下，無復其人。楊雄擇聖人之精，艱難而言之，正止得其淺近者，使之爲政，又不知如何。據此所知，又不遇其時，無所告訴。然楊雄比董生孰優？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學差溺於公羊讖緯而已。

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義也。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百家謂之廛，二十五家爲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閑宅，區外有占者，征之一使自賦也。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間此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毓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士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

五十畝官田牛田賞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賞田賞賜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五十畝為區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廛餘夫亦如之廛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萊五十畝可薪者也野曰萊鄉曰牧猶民與氓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猶有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田萊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畝田百畝萊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間必更

有法。

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萊田半見耕之田通田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漆林也。

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耳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宅不毛者乃郭中受五畝之宅者於公則無征然其間亦可毓草木取利但於里中出布止待里中之用也。

居於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間民轉移之餘無職事者無所貢故出夫家之征或征其力不用力則必有他征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夫者一夫家者兼餘夫旅師間粟野之田者有未受而間者或已受之民徙於他處或疾病凶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權耕所出之粟也旅師掌而用之糶粟助貸於民之粟或元有官給之本或以屋粟間粟貸之得其息積則平頒之。

幣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蓋迫近王城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爲正。

備齊理要 卷四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地猶更給萊田五十畝故其
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六遂然後餘夫有萊田故遂人職
云餘夫亦如之國宅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

耨粟與助之粟 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間粟井田耕民
不時歿徙其田偶間而未歸空土有量力者暫資以爲生者
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賦專以資里宰之師所謂旅師者
里中之養供服器之用爲賞罰之柄

廛里與園廛之別廛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園廛在
園地其制百畝之間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間
之田也作詩者以園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
已故耕者無所用其力則棄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
然則削小無所容尤爲著矣

一夫藉則有十畝之收盡入於公一夫稅則計十畝中歲之收
取其一畝借如十畝藉中歲十石則稅當一石而無公田矣十
一而稅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
或二家五人此謂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征而已無布縷米粟
之征若歲無力征則出夫布閭師所謂無職者出夫布非謂常
出其布不征其力則出夫布以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必天下之通制也

又遂人上田萊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田萊五十畝比遠郊并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上萊下萊二百畝以肥瘠倍中萊此三等蓋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萊者稅二十而三受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不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謂也

周禮惟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

謂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類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詩書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家邦言學文王者也

蟠竦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李翱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

傳宗理要 卷四
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無所思慮。順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

言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違而去之也。

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問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汙泥之水。皆是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理。總之則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謳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爲天命。武王不薦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爲政。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福禍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稽衆舍已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欽明文思堯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爲德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遜又多於堯一字至於八元八凱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過於聖人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蓋知所本

今稱尚書恐當稱尚書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

先儒稱武王觀兵於孟津後二年伐商如此則是武王兩畔也以其有此故於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衣蓋自說作兩度也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只爲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當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均然問命絕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時豈由武王哉

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爲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害義理。又如司馬遷稱文王自姜里歸。與太公行陰德以傾紂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爲文王閔悼紂之不道。故至於日昃不暇食。至於韓退之亦能識聖人作姜里操。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之語。文王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如考槃之詩。未矢弗過。弗告解以未不復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

詩序必是周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

文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曰。是。高子言更何疑一也。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爲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兩玉相攻。則無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來。

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眾子分裂未幾落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為士為庶人亦然

宗子之母在不為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為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鬯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為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涇流汎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則須是却為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

罪只爲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數子。且以適長爲大宗。須據所有家計。厚給以養。

宗子。宗子勢重。卽願得之。供宗子外。乃將所有均給族人。宗子須專直教授。宗子之得失。責在教授。其他族人。別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條。族人須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許族人將已合轉官恩。澤乞回授宗子。不理。選限官。及許將奏薦子弟。恩澤與宗子。且要主張門戶。宗子不善。則別擇其次賢者立之。

後來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意欲後世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嘗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則此亦不濟事。唐狄人傑。顏杲卿。真卿。後朝廷盡與官。其所以旌別之意。甚善。然亦處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却絕嗣。不若各就墳冢。給與田五七頃。與一閒名目。使之世守其祿。不惟可以爲天下忠義之勸。

亦是爲忠義者實受其報。又如先代帝王陵寢其下多有閒田。每處與十畝田與一閒官世守之。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爲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爲公祭。

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爲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

宗子旣廟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

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然不可一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禮樂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卽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爲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旣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

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

人門而縣興金奏此言兩君相見凡樂皆作必肆夏也至升堂之後其樂必不皆作奏必有品次大合樂猶今之合曲也必無金石止用匏竹之類也八音克諧堂上堂下盡作也明矣

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此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人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

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可得而禮則庸有此理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只是徵或避諱爲徵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必起於律律本黃鐘黃鐘之聲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當實千有二百粒秬黍後人以羊頭山

黍用三等篩子透之取中等者用此特未爲定也此尺只是器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止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卽知因身而定羊頭山老子說一秤二米秬黍直是天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

後之言曆數者言律一寸而萬數千分之細此但有其數而無其象耳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鐘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旣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如爲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矣

鄭衛之音自古以爲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苦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墮弛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墮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則皆據高山谿谷

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

移人者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顏回也
今之琴亦不遠鄭衛古者必不如是古音只是長言聲依於未
於聲之轉處過得聲和婉決無預前定下腔子

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
能守禮已不畔道矣

禮卽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
勉者勉勉以成性也

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謂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
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必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
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日日爲
但不知耳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正欲得利
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
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會識麻襪

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卽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
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
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
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

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敘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

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樂。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欽。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氣質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大。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

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天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卽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徵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後須兼脩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則當有所尊敬之心有養愛之者則當有所撫字之意此心苟息則禮不備又不當故成就其身者須在禮而成就禮則須至誠也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當存此心及用得熟却恐忘了若事有消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爲奔迫反動其心何者古

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爲貴

所謂勉勉者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今聞說到中道無去處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則過中也過則猶不及也不以學爲行室則有與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猶此也是處不守定則終復狂亂其不是亦將莫之辨矣譬之指鹿爲馬始未嘗識馬今指鹿爲之則亦無由識鹿也學釋者之說得便爲聖人而其行則小人也只聞知便爲了學者深宜以此爲戒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於不若已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况朋友交相取益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耳可取者不害爲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德虛牢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物若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卽休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

於不賢者猶有所取者觀已所問何事欲問耕則君子不如農夫問織則君子不如婦人問夷狄不如問夷人問財利不如問商賈但臨時已所問學者舉一隅必數隅反

後生可畏。有異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絕利一源。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擗搖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爲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僞物。當以木偶人爲譬。以自戒。知息爲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况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

苟能屈於長者。便是學問之次。第二云爾。

整齊卽是如切如磋也。鞭後乃能齊也。人須偏有不至處。鞭所不至處。乃得齊爾。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旣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客氣。其爲人剛行。則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

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則學者先須溫溫柔溫柔則可以進于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由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出實而又轉之以文則彌堅轉誠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庸敬有斯須之敬皆歸於是而已存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德即是虛虛上更有何說也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觀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念着此心常不為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為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大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

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脩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

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為一，有不合，自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進德。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

立本既正，然後脩持。脩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于事業，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較。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于實處轉為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同仲尼心，則同。至于密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承，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于人。舜為人君，猶起于側微。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况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

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爲信人，爲善人，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甚事，只是謂于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人多言安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須是誠知義理之樂于利欲乃得。

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張子卷四終

張子卷五

後裔西山能鱗纂輯

經學理窟下

義理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寐夙興以有為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甚於不知矣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

儒學理要張子

卷四

理窟

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爲接無以爲功業須亦入息

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爲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琴酒書畫其術固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細微亦必知也

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爲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虚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書合者卽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爲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是須涵泳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達人只有立與達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

學者欲其進須欽其事欽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欽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已身則死此則常在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

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為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為力今須自作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虚心相表裏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傳完理學 卷五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粗。

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爲無天德。今顰眉以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只容有一箇是無兩箇是。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有觀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已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略有所得卽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常改之改得一字卽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其詞以包羅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

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之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有急求義理復不得於閒暇有時得蓋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蓋所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事。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語道不簡易蓋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蓋趣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傳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為兩老子。猶左丘明別有作傳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為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

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來。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已未能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此心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為善。易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一也。可不鑒。

人之迷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為語言可以移動。已守既定。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鋤去其繁。使詞簡而意備。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為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理。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

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議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爲人對人耻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有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着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已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爲難看形器處尚易至要妙處本自博以語言復小却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學大原上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已也。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人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爲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爲公卿。若所爲無以異於人。未免爲鄉人。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爲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

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剡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也。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子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道體用分別以執守至熟後只一也道初亦須一意慮參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近來思慮大率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閒閒得數日便意思長遠觀書到無可推考處。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為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為不聞是耳之聞

未可以為聞也。

愛道則凡為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為道者皆貧。

道理今日却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只如此。今學者下達處行禮。下面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人。如子夏子貢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己則為能變化。却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其舊多使氣。後來未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平正。故要得整頓。一早晨及接物。日中須汨沒。到夜則自求息反靜。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枵也欲焉得剛。

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德性之知也。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

禮使人來悅已。則可已。不可以妄悅於人。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

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為却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由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己謀眾如家則民自信火宿之微茫存之則烘然少假外物其生也易久可以燎原野彌天地有本者如是也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昞之多疑須當告使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某只是大直無隱凡某人有不善卽而舉之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

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閑言長語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濶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動者正猶七年之病不畜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鄒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却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爲害今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只爲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

信身理要 卷五
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間。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爲難。已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間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爲學者之病。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六人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卽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决矣。

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應物也。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卽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旣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懣好樂，亦只是爲其身虛，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公平，不私於己。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着心處如何。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媿而不爲。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闕，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

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蕪。是菘。雖在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掛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擊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却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卽身安。到身安處。却要得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灑掃應對。是誠心所爲。亦是義理所當爲也。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

於狗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
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
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大抵人能洪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
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
能爲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
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
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已爲義精義入神亦是義只在
人所洪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羸人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
是義然其中有多多少少義理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
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
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
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
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
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
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
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

儒宗理要 卷五
疎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

只有責已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已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世儒之學正惟灑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不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此處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其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
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爲學。閉書
未用。閱閑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
其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却求不寐。此其驗也。

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
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爲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
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伐。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
信其不可爲。然日爲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
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
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
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
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書啓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台。安得不台。

上曰。慕堯舜者不必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是則豈
可無其迹。上又曰。嘗謂孝宣能總人君之權。繩漢之弊。曰。但觀
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宣能盡其力。亦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
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寒食

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爲數日糧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爲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爲事不奈何須着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况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間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奈何或以爲自尊大亦不奈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爲其子孫之益者也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可使用

某旣閑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着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卽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着如楊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尚閑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

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耻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

之人亦以爲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總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壻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異居則否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近使家人爲之世學泯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

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板如朔望薦新只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板正世與配位宜有差

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逮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思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弟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亦不肉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

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今爲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凡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爲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疎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牖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親疎。故今設祔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爲備。須是豫。故至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既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薄正之外。多無妨。

古者既爲孟月之祭。又爲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

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爲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蓋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旣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祫之說仲特則祭一祫則偏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禴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饗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臍骨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庖爲之則男子薦之又如籩豆之類本婦人所爲者復婦人薦之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賢者之效不爲細也

五更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豈有牲體少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

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擔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

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

祫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男從東方女從西方而太祖居南面男祔其祖婦祔其姑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爲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爲墀去鬼從廟數以至壇墀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墀之數卽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旣曰鬼饗之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旣有壇墀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血毛以爲尚也孝經言爲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與此意同彼之謂鬼者只以人死爲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爲政必去之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虫爲八昆虫是爲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

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旣其氣使然祈禱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如人之疾其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月令統

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是不得已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益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秦社二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秦社王社王自立爲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秦社在唐只見一社

章旒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恐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卒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曰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卒喪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暮而猶哭也古人於忌日不為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為藏之於槨設之於位亦為褻慢故始無設為重鬲以為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篋為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建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

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卽不用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衣之既葬然後爲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爲主故以重爲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槨言井槨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奉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口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

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爲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爲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爲得體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總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行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着已雖小功旣卒哭可與冠娶是已自冠娶妻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彼則安能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父不使子喪之爲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孔子聖人處權我循禮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却服斬。此爲父只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斬。

父在。母服二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但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豈有此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大功以下。算閏月。期已上。以朞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

古者爲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也。

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

五服之內方許爲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若五服之內無人使後絕可乎必須以疎屬爲之後也

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緦亦當心喪難以求仕

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經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卽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爲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爲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二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之喪旣練矣有期之喪旣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輕練之功衰耳知旣練猶爲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

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經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練衣必煨煉大功之布以為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此說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二年始獲二人同矣

古之冠也縮縫古之吉冠縮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皆衡縫今喪反吉非古也

小功大功言未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為未齊衰不言未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張子卷六終

張子卷六

後裔西山能麟纂輯

語錄抄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為上智。安於見聞則為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為天已定。而所以為天不

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為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為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為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已而物正也

今人遇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為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為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

鄉原。狗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狗欲而不畏人。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為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為惡。

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為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生成覆幬天之道也。亦可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亦可謂性損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謂道

壽夭貧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天授於人則為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

則為性。亦可謂命。形得之備。不必盡然。氣得之備。不必盡然。道得之同。理得之

異。亦可互見。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心章。告子所止。到已言所不及。

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

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盡心章。誠則

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

者。心之實也。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

事。惟聖人踐形為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

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

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

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

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以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

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象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

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况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偽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是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

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爲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倡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福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於明。福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稟之氣也。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願望其上。

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真知武王故不信漂杆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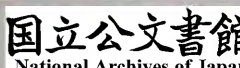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

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人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

至聖人猶不得况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為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為心若只以聞見為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已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為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妄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

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文集

答范巽之書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
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
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
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
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
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
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

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
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
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
漢之心恩必不為五霸之假名異之為朝廷言人不足於適政
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
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女戒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是曰天明天之顯道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

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

違夫子夫子無然皐皐皐皐難無然訛訛訛訛難彼是而違爾

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安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

戒在毛詩斯于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

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匱謹爾賓薦賓客祭禮玉爾奩具素爾藻

紉藻紉紉飾不可大華枕爾文竹席爾莞筦念爾書訓因枕又思訓思爾遐安

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以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遜爾提提遜謹退也提提

也安爾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策問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
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
賤貨財使人安有分宜若可為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

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爲不得已爲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寢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志糟將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爲利矣求口實而采其頤爲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不能不知廢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舉三王教習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暖有歸而衣食足取克之計誦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

邊議

城中之民旣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於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隣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

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右清野

師爲寇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支吾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右固守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旣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旣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右省戍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

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右因民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虜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入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殼今眾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治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尚且

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

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

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鍾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

至今欲物一作均求其實而濶步高視謂小事無傷而忽之恐卒

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為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

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未易輕

議右講實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忘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為計得矣然寇讐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

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為朝

廷危之

右擇帥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為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為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為持久取勝之策為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

右擇守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八九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修實於內為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日不足豈善為

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知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敵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

右足用

警敗者以中國取敗戎敵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致敗之端此

言敗

一作警

之由

一作欲

既知此弊則免為所敗故曰警敗其不以

制勝為言者以戎敵用兵習知此利今吾亦得之適與之勢均

法同故止可以免為所敗而已制勝之法當他圖矣凡用兵於

山必能制人於原用兵於水

一作原

必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順

之利餘利皆得以繼此而言矣屋瓦將墜人居其下則不安巖

壁有罅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寇讐據

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

苟一作則後一作妄

暗於戰而必敗也不疑間或

獲全者非將之才智殊絕不侔則天耳大凡居高瞰下無可遁

之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云

云右警敗

性理拾遺

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為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窺伺豈

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其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

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

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

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

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

能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

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

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愆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况。楊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所謂山川門雷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况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爲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卽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

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心統性情者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孟子於聖人猶是麓者

為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為要耳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

而已。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

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近思錄拾遺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寢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遂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口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

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切之不測。則遂窮矣。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翬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

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聖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始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

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斷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日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

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官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官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

張子卷六終

讀明公緒言

先生少喜談兵范文正授以中庸一卷遂成理學名儒從來聖賢豪傑未有不體用兼備者

先生與安石同時安石新法以周禮爲說先生召對亦以漸復三代爲說神宗將大用之此際若有一毫苟且必將迎合執政同行新法矣又或圭角未融必至動色相爭如程子所謂新法之禍吾黨激成矣先生獨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雕琢則宜有不用命者矣語和而介非學養之邃未易及此

或有言先生文難讀者誠然然自是人不肯讀耳昔朱子與蔡

季通諸人登雲谷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到得地頭因思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遂命季通諸人各解此二句已亦作二句解後來遂作西銘註又朱子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如朱子季通則天下自無難書矣已不肯讀而謂古人書難讀恐為古人所笑也

古人虛心誠樸無一念自是無一念欺人如先生講易關中二程來過相與論易遂自撤其臯比曰吾不如也程子亦不以為歉此是古人虛心誠樸處近代儒者各立宗旨各分門戶互相標榜互相詆排此俱蹈襲禪門惡套以視古人真愧死矣西銘在先生集中最是明白通暢然楊龜山讀之猶有兼愛之疑甚矣書不易讀也

朱子言西銘有箇直劈下的道理又有箇橫截斷的道理黃勉齋謂每句直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子謂不然直劈下道理謂理一也橫截斷道理謂分殊也

太極西銘二書當作一串讀若明得太極則知男女萬物皆從天地來是真乾父坤母也安得不以萬物為一體

正蒙謂天地之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蓋天地之風雨霜雪萬品山川猶聖人之視聽言動善觀天地者無非教也此可與論語子欲無言

及吾無隱乎爾兩章參看

正蒙論曰有修短地有升降一則全本曆家四游儀之舊至如置閏而謂閏餘生于朔不盡周天之氣一語簡當說盡氣盈朔虛之要此先生之筆力所爲精深渾厚也

封建井田學校三者致治之本三代而下能言井田封建者惟先生然欲封建井田非先復古學校令學者人人知三代之治人人知封建井田之法而又斟酌變通于古今之間不可復也先生平生得意處第一在復井田其論經界只看四標竿及經界不避山河之險處皆發人所未發荆公方田法亦此意也然行之未得其人適足以爲累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晉人最放達然史稱謝安暮功之慘不廢絲竹是晉人猶重暮功也先生理窟謂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不爲異已亦熟之則是宋人不重暮功矣世道愈趨愈薄於此可見安得數先生者起而砥柱頽波爲後世則耶

理窟所言多周禮政事及宗法祭禮雖考據未必確然存之可備查考

周子好稱顏子先生好稱孟子亦其資稟相近處

先生學問於五子中特爲艱苦其理窟中自道一篇語語真切學者苟能如此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能鱗謹識

論天地之帥吾其性

讀西銘之書知父天母地之義矣天子爲宗子大臣爲家相民胞物與此天下一家之理也親九族和萬邦非有天下者不能緊惟天子而後父天母地乎抑特爲得位乘時者言之耳若夫性則人人具一天地人性天地之性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含弘光大安貞以利乾坤之德也陰陽之道也天地分之而人備之故未發之中其靜也專而翕既發之和其動也直而闢天地易簡之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是天地之志爲氣之帥人所得以爲性而人既得以爲性直謂之天地之帥可也天地無心卽人之心以爲心志動而氣從是帥之義也於穆不已非至誠何

以感通品物流行非葆合何以各正水旱剝蝕陰陽愆伏非燮
 理則不得其太和動靜相生剛柔摩盪非錯綜則不能成其變
 化然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帥也者參之兩之仰司
 天地之命者也請得而譬言之師出無律弟子輿尸小人也剛
 中而應行險而順君子也若夫師貞丈人呼吸夫陰陽而運用
 乎四時天高地下不能不俯而聽其財成苟非聖人孰能當此
 而無憾者哉天地無心而有其理聖人因理而擴其性聖人而
 君臨萬國者乎則將以宗子而為帥聖人而疑丞弼亮者乎則
 將以家相而為帥聖人而匹夫者乎乾健自強三軍莫奪先天
 而天弗違而况于人乎而况于鬼神乎故知天地之帥吾其性
 是言也不僅為宗子家相言之也富哉言乎

後學能鱗撰

